

木瓜子溪(节选四)

陈次勇

从东头的“水井包”到西头的“庙子湾”，那时叫“吊楼屋场”，住着几十户人家，都是墙墙相连，屋檐水都滴到一个阴沟里！在这个村落里，镌刻着缕缕“乡音”，“乡情”，“乡风”，“乡趣”……

“金银花”

一树树，一丛丛，金灿灿，黄澄澄的花朵，每当看见长在木瓜子溪的田坎丛林，山野幽涧的金银花，我就想起了奶奶。

奶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9个年头了，她走时，来老屋给奶奶送终的人很多。奶奶最后一次给我钱，也是从她那包裹了好 layers 的手帕中取出的，可这次是让我们去买孝布，奶奶希望我们都能孝道。

父亲五岁那年夏天，爷爷为了救大伯，同时被洪水冲走了，乡邻们用了几天才找到他们遗体。失去了两个亲人，老屋里同时停放着两口棺木，不知道奶奶是怎样熬过那段苦日子。家中的梁柱子倒了，拉扯五个儿女的重担全落到了奶奶的肩上，屋里屋外，终生操劳。吃的是粗茶淡饭，干的都是翻土、挑粪体力活。奶奶还得照顾老去的祖母祖父，祖母是个非常爱干净的人，穿衣吃饭都很讲究，奶奶总能讨得祖母欢心，一个劲的夸奶奶的好，她常常把好吃的都给祖母端过去，有点好的布料都拿来给祖父缝制衣裳。“生前一杯水，胜过坟前万堆灰”，奶奶时常这样说道。

在木瓜子溪，奶奶是能干人，很受人待见。她时常借给邻居们一勺油，一罐盐，一升包谷，一印肥肉。奶奶还会接生，张伯，罗叔，葵花哥都是奶奶接生的，据说葵花哥落地时哭个没完没了，奶奶把他往热水盆子一泡，他立马安生了。在那个医疗设备落后的年代，女的临盆临产时，就似屋内停了一架活棺材。张婶当时难产，不懂医术的

奶奶情急之下，想尽各种办法，竟然救下了母子，张婶后来还拜了奶奶为干妈。

奶奶会剃头，二月二，龙抬头，邻舍家的人们都挤了过来，黄叔剃了个光头，张爷刮个胡须，奶奶还给葵花哥的右脑勺上剪出了几朵花瓣状，似那涌动枝头的金银花。奶奶还会给跌打扭伤的的人开个小处方，每当村里人跌打扭伤，就会找来好几种草药，点燃白酒，来回在伤处揉、捏、拉、摇，用不了多久，竟会痊愈！

每逢过年过节，坐月子，办满月酒，奶奶会给邻舍家掌舵做醪糟，把刚从甑子蒸熟的糯米饭倒出搅拌均匀，和上酒曲，压实饭粒，戳上圆孔，密闭后放进黄豆叶窝里发酵，第三天醪糟就出窝了。出窝的醪糟，奶奶会给我们舀一小勺，说可以化食，但小孩子不能吃的太多，多了会醉心！醪糟煮蛋、醪糟蒸肉，都是村子里当时款待客人的上品！

二伯患病走时，奶奶七十多岁了，她握着二伯尚有余温的手说，“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老天爷怎不让我代你去，老天爷不长眼啊”，白发人送黑发人，奶奶是怎样的悲痛欲绝。奶奶那时常去田坎中采摘金银花，耳环似的花挂满了藤蔓，把金银花晾晒卖出，竟然卖了几百元钱，为二伯贴补买药。不信命的奶奶也常常去古树下讨要一碗茶，去庙子湾挂上一丈红，去观音庙上一炷香，为的都是能保佑二伯和家人的平安。

每当六月六时，奶奶清早就起床，会把所有的衣服拿出来晒晒，她有套新衣，黑色的帽子，红红的上衣，青色的裤子，镶着红花的布鞋。我当时很感惊奇，奶奶啥时候舍得给自己添置了套新衣。“这是你大姨给奶奶缝制的“送老衣”，又叫寿衣，我走后穿着她就可以去见你爷爷和大伯、二伯了。”每逢过年过节，奶奶都会“供饭”，念叨着

爷爷、大伯、二伯的名字，请他们回来团聚。上一炷香，烧几叠纸钱，滴几滴白酒，燃一支纸烟，这是奶奶太过于想念他们了，想请他们回家相聚！2002年，正月初三的那天，奶奶安详的走了。而今，每当在丛林幽谷，山涧竹篱上看见这金灿灿，黄澄澄的小花，我就想起了奶奶，它不屈于命运，不畏于贫瘠，向着阳光，向着贵气生长，我也终于懂得了“金银花”又名“忍冬”的真正含义。

我也报个名

在木瓜子溪的“吊脚屋场”，大屋小事，红白喜事，都有说有商量，相互帮衬，常常可以听到乡邻们说“我也报个名”。

当夕阳把最后的一点儿余晖留到大地时，葵花哥就从东头的水井包吆喝到西头的庙子湾，今晚去后山烟袋包看电视的报名喔，六点钟出发。一呼百应，彪子哥，尤二娃，豌豆弟就摸着夜色前行，那轮豆芽瓣瓣的月亮也挂在仙峰观山旁，刚收割了包谷秆秆的大地里闹热了起来，“吱吱”的蝈蝈声，“呱呱”蛙声响彻夜晚，拖曳着灯尾的萤火虫漫天飞舞。葵花哥捉了大把的萤火虫装在了玻璃罐罐中，忽闪忽闪的，就像城里的霓虹灯。蹦跳的蝈蝈，装儿只在口袋里，不时的发出“嘶嘶”声。书读得多的彪子哥指着天空教我们认识星座。跑一段，歇一程，耍一路，连走带爬到了烟袋包。

身长两个触角蜗牛似的电视机放在高架台上，《青青河边草》的电视剧已经上演，多愁善感的娟子妹妹看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随着主人公命运一起跌落。彪子哥沐浴在这样夜风习习的暮色中，豌豆弟弟哈欠连天，硬撑着打架的眼皮子盯着屏幕，看到转播台停播，我们才念念不舍的下山。葵花哥清点人数，点着火把，一路上叮嘱

醉意枫红

张威

时光之手，点燃，巫山枫红。

一阵风，一抹红的清愁，围住晚秋私语，藏于叶的经脉。一片红的呐喊，抖落着涩的心事。沿着叶脉上掌形的欢呼，步入大宁河漫山的醉红。叶片上的脉络，文字一样，隐现着，多年的仰望。一次邂逅，一抹红韵，一抹成熟。有人说，这漫天枫红飞舞成的落英缤纷，是巫山脸上童真的羞涩。

这秋日的阔大中，轰轰烈烈的渲染，染红大宁河的心窝，妖娆成巫山百里烽火般的层林尽染，醉意成漫天彩霞醉美的赞礼。

巫山，我在一片红叶的天空下凝眸，用一枚红叶的抒情，款款行走于巴山秋水间，把你镌刻成醉中醉美的纯净，抒写成心中最美的抒情。

二

秋风乍起，我的心，被十万亩的热烈，婆娑成柔软。

晚秋的风，包裹行走天地的枫。枫红的蝶舞，旋起阵阵大火，燃烧季节的萧索，潮汐心底的温柔。

登高眺远，我会用燃烧的笔触，将巫山写意成彩霞一样的中国红。

我的心，开始绚丽成浓郁的热烈，用巫山的色彩，点燃心中如火如荼的思念。一腔情愫，分成两瓣，一瓣放在心里，一瓣付诸流水，涂抹成梵高笔下的童话风景。

季节燃烧。这片红，应是晚秋最美的情思。站在这片枫林中，我的心绪开始在叶上妖娆。

美丽的心情，无法逃避。

三

沉思。迎风轻飏。

至纯、至真，娉婷着的枫红，迎接我姗姗而来的形容词。

在这个金秋季节，只有一山枫红的陪伴。枫林热烈的时候，飘起来的都是红彤彤的祝福。

还有谁知我心事？这满山的红蝴蝶，多像峡江妹子奔放的情怀。读你，展开梦的翅膀，飞上梢头。读你，寂寞已久的往事，享受着毫无准备的感动。

无须寻找二月的红花。枫林，娇羞的新娘，留下叶脉的记忆。

慢下来，慢下来……

四

越过，记忆的河流，诱惑，今生的坠落。

情窦初开的窗口，曼舞的影子。枫的叶，见证神女孤独的春秋：一个穿红衣的少女，抒写着、演绎着一份坚贞纯洁的爱情。

沉醉于来世的相依。枫红的书签，挤压彻夜难眠的经脉，灵魂中渗出一抹暗红的青，一点苍凉的意境。

偷偷的，将红的心事，落成掌心里的温柔，舒展。就像神女峰的眼睛，盈满绵绵的相思。

我舞，但不会面对你。在你望不见的地方，我会用诗歌，做你最美的嫁衣，看你幸福的角度。

沉醉。携一缕秋风的情怀，寻证你的消息。
【作者简介】张威，笔名一苇，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福建文学》《星星》《散文诗》《扬子江诗刊》《厦门文学》《澳门文学》等刊物，并入选多种选本。



《驮运》

曾露 / 摄

清晨，一阵微风携带阵阵香气迎面扑来，鼻子立马识别出是桂花特有的馥郁。夏天从树上落下来，变成了秋。这味道是花香的，也是秋天的。重庆的秋天有点傲娇，午间把夏日留下，清晨与黄昏将秋风吹起。

每年的夏天总在分别，但秋天适合同回来。繁华都市的物质生活似乎遥不可及，乡村作为诗意纯洁的精神家园却已经渐行渐远。五年前清晨，一阵微风携带阵阵香气迎面扑来，我立刻从一个成年人变成孩子，发现了许多藏在孩子身上的小秘密，可能是胆怯的，可能是奇妙的，还可能是各种各样的。

我曾经上过的村小现在已经荒芜，那个破败的学校承载了我六个春夏秋冬的快乐。操场是老式的水泥地，课间男生们在上面积皮筋，三三两两划拳分队定要分出胜负。校园四周种满了梧桐树和爬山虎，夏天，爬山虎顺着墙沿紧紧地贴在墙面，一阵风袭来，叶片左右摇动，藤蔓清晰可见。四年级时有篇课文叫《爬山虎的脚》课文内容现在已经忘却，只记得老师领着我们在校园的观察爬山虎的模样。梧桐树长得高大挺拔，阳光透过缝隙倾斜在地面，地上的小手掌一个接一个在地上晃动。我们顶着烈日争先恐后上去踩那一个个小手掌。多踩一个便觉得自己厉害一分。

学校有两个校门，正校门口上方立着金银小学几个大字，从教学楼到校门口需要爬上一两百阶陡峭的阶梯，阶梯两边花台里种着绿化植物紧紧环抱着阶梯，春风一吹便

秋日感怀

夏远蓉

吐出点点新绿。那时候的我以为那是学校种的茶树，也曾在下课时偷摸掐掉树的脑袋装进口袋。放学后掏出在鼻子上嗅了又嗅，可是怎么都嗅不到茶树的香气。每逢学校办活动或是村民选举大会，校园便成了人的海洋。大概是我上二年级的儿童节，母亲早早起床给我扎起羊角辫，穿上一条白裙子手舞足蹈地向学校奔去。比我高一个年级有个女生眼睛先天有缺陷，家境贫寒，但拥有一副好嗓子，那年女生要独自演唱《歌声与微笑》，当天她穿上了一件漂亮的裙子，老师在她的脸蛋上涂得红红的，看上去略显滑稽。我们早早搬上木板凳在操场坐好，操场周围挤满了村民和家长，老的，少的热闹极了。大音响左右一立，瞬间便有了过节的味道。主持人宣布开始，操场上便传来阵阵欢呼声，轮到那个女生上场了，她迅速走到舞台中央，拿起话筒跟随伴奏一展她的歌喉。阳光自信地洒在她身上，红脸蛋和阳光交融在一起显得相得益彰，动人的歌声足以让人忘却她自身的缺陷。正当众人陶醉于歌声之际，校门口跑来一个人大声喊道“遭啦，遭啦，有个妇女从校门口摔下来啦。”校长飞奔到校门口，我们也跟随到校门口凑热闹。只见一位中年妇女倒在阶梯脚下的水泥地上呻吟着，额头上鲜血直流，手和腿都有不同程度的擦伤破皮。一个女老师将她慢慢扶起，附

近村民回家拿来雨伞给她遮住太阳，又拿来葡萄糖兑好后给她饮下。原本在表演的女生也来到校门口，她推开人群，哇的一声便大哭出来，原来摔下来的妇女正是她的妈妈，由于家里农活较多，他妈妈在地里做着农活，估摸着女儿要表演了便抄小路到学校看女儿表演。只是她的眼睛和她女儿一样是先天青光眼，音响又传出女儿的声音，她怕错过女儿高光时刻，着急忙慌向操场奔去，在下阶梯时没注意便摔了下来，女孩儿脸上挂满泪滴，腮红被泪滴冲刷得所剩无几，黝黑的脸上只剩伤心与自责。

或许现在那个女孩儿早已为人妻、为人母。她也不会知道十多年后的今天，她的故事被我敲打在键盘上，但那时幼小的我却深深记住了一位伟大的母亲，一份最纯真的母爱。

着，跌跌撞撞回到家，老屋场惹来一阵狗叫。

每到夏天宵夜后，张大婶就从村东头吆喝到村西头，明天去干沟子砍柴的报名喔，李婶儿，汪婶儿就出来了应个声。

一大群人就背着背叉，打杆子，背笕过旱后就出发了。走在河坝里，两岸响起清脆的鸟鸣声，倘若听见了老鸽子叫，张大婶就会再三嘱托我们要一路小心，莫在陡坡，悬崖上去。张大婶这天砍柴都在招呼大伙儿们，砍一会儿了，就吩咐回去。葵花哥猴子似的在山坡上是窜上窜下，专挑粗棒棒柴砍，现在用来观景的红叶，那时在我们眼里全是硬柴。把砍好的柴装成捆，这就需要技术了，葵花哥把葛麻藤拧成似八字形扭扣状，另一端穿过去，用脚踩住扭扣处，挪动柴身，再次拧成麻花状，塞到柴身里，大功就告成了。最有趣的是，把柴滚到河下，张婶就会把所有的柴扛到一起，挑选草木稀疏的陡坡地，脚掌一推，柴几个鸽子翻身就滚下河了。我们就沿着羊场小道小山了。

红白喜事时，主人家是不找工的，都是自愿报名参加。总管按照各自手艺派工：烧茶的，洗碗的，打盘子的，大厨子，小厨子，管酒的，装烟的，各司其职。

“我也去报了个名”，今年春节时，花爷走了，母亲回来对我说道。我终于明白了“我也报个名”的风气早已经在“吊楼屋场”得到了传承，她已幻化成一种精神。



诗雨

空杯以待(外二首)

肖光毅

将自己囚禁起来
一间屋子里，门开着
窗户也开着
随手拿起的一本书
鸟鸣没有停止
楼上传来捣蒜和切菜声
在一行行黑色的宋体之间
阳光力透纸背
囚禁在一呼一吸的须臾里
感觉到一个人的脉博，与愁肠
比如写诗，像以前我爱过的一

个人

她，会越来越难，越来越欲罢不能
拿不起又放不下
每写一次，就每爱一次
把自己又掏空一次
像在刀尖上行走
又像是临死的绝笔
阿难说喝茶，每喝完一次
总是空杯朝天

岭上的雪

你来不来，我始终都在
一个人的独白里，允许草木交

头接耳
无我，风的刀刃是迟钝的
无我，梅花就没有傲人的骨头
无我，美人就虚有其表
城堡就失去了高耸的意义
你来了，月光在我的身体里
又有崩裂之险
我们之所以喜欢雪
就是因为她够冷

青衣

我站在镜子里，我是一面民国的镜子
镜子明亮，我将自己看成星星
楚楚动人
衰落婉转
我不够明亮，镜子昏暗
我看见昏暗的镜子，里越来越枯黄的我
抓住，一缕烟中
濒临灭绝的我
我伸出十指，伸出最后十种植物
我用一面镜子最后的十条支流，去磨
另一面镜子，你
所有的绝响和空洞



都是我们永不回来的童年。

教学楼是一栋老式青砖三层楼，屋顶盖着青瓦片。全校带上学前班才七个班级，年级越高教室楼层高，一年级时总是盼望快点到三年级就可以上楼了。每年春季开学后学校会找来附近几个劳动力爬上屋顶翻新瓦片，以防夏季雨水过多屋顶漏雨损坏教学楼。屋顶上的落叶被一一抖落在地，我们拿上扫帚清扫堆成一堆，一堆人跑上去嘴里啪啦一顿踩，最后一把火烧掉，好玩极了。

小学毕业前夕，政府在龙家坡修建崭新的教学楼，整个学校集体搬迁后，原来的学校被卖给几个农户居住，没几年因为各种原因被拆掉，如今只剩下生锈的大校门屹立在两巫路旁。回想起来，最大的遗憾应该就是没在那个校园拍上一张毕业照。

乡下春天的桃花；夏夜的萤火虫；秋天金色的稻浪；冬天连绵起伏的毛竹林是那么动人。现在，桃花依旧年年开；萤火虫已经很少了；秋天也看不到大片金色的稻浪；毛竹林的叶子落了一次又一次。它们见证着长大的孩子，已经背上行囊去远方创造物质财富。只有几个老人、孩子和一群猫狗搬着凳子，在房檐下晒着太阳，掰着指头数着家人回家的日期，显得寂寥而空荡。乡村的美好只会在记忆深处留下一抹熟悉的背影，使人浮想联翩，而后嗅到一丝丝暖意；敲着“嗒嗒”轻响的钟声，在不断回旋中加速老去。

